

李国文专栏



李国文

胡适那场玩笑

李国文

辛亥革命以后,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,已是一介平民。当时,他住在紫禁城里,名义上继续称帝,这是当时民国政府与前政权大清王朝的一份协议。紫禁城内,仍归清廷统治;紫禁城外,便属民国管理。那时,留美归来的学者胡适先生,因提倡白话文,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,他与清朝末代皇帝的见面,有舆论认为应该称作“觐见”。无论怎么说,胡适属于“前清”生人,溥仪曾经做过名正言顺的皇帝。有趣的是,胡适先生也拖过辮子,作过大清“生员”。

他上第一课时,走进红楼教室,同学们见他头顶一根满清辮子,无不哄笑。等大家笑完了,他说:“诸位,我头上的辮子是有形的,但你们心中的辮子是无形的。”

人的一时冲动;胡适拜谒“逊帝”,实际是想借帝王二字,做做文章。在中国,农民对于皇帝,求御用者多,这是两个极端。凡“豁出一身刚,敢把皇帝拉下马”者,多为大字不识几个的平头百姓。自觉排队,自动靠近,自作多情,自我献媚,冀求挤进御用文人行列之中者,多为饱读诗书、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。道理很简单,凡能被御用者,有官可当,有轿可坐,有赏可得,有福可享,什么都有;凡不被御用者,无职无权,无车无房,无钱无势,无门无路,什么都无。因此,某些文人心痒难禁,做青云直上之梦,眼红不已,作一步登天之想。

民国时期,准确的日期为1922年5月17日,在北京缎库胡同居住的胡适,就有过这样一次意想不到的梦境实现。那天,他当真接到了溥仪的一通电话。“你是胡适之博士吗?”“Yes。”“你知道我是谁吗?”“I don't know。”等到终于弄清楚电话那头是“逊帝”时,胡适先生随即表现出按捺不住的亢奋之情。

给里面,说某人到了。”从鲁迅调侃他的文章里读到,好像有人问胡适,你见到“逊帝”,是不是跪下来磕头呢?好像还有人问过,你见到“逊帝”,是不是向他宣讲杜威主义呢?他笑而不答。这种无声胜似有言的表情说明,这次召见让他有点喜出望外,使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。这就使人想起晚清大儒辜鸿铭的名言了。此人学在西洋,精通八国文字,得过九个博士学位。蔡元培执掌北大校长时,曾邀他在北大开西洋文学一课。他上第一课时,走进红楼教室,同学们见他头顶一根满清辮子,无不哄笑。等大家笑完了,他说:“诸位,我头上的辮子是有形的,但你们心中的辮子是无形的。”

垂花门

肖复兴



中秋节后的一天上午,我到天坛的斋宫画画。由于中秋和国庆同一天,游客很多。这里的后院有座寝殿,是当年帝王来天坛祭天时睡觉的地方。到处的游客很多,纷纷扒着窗户看里面的究竟,仿佛皇上还在室内小憩。坐在寝殿廊檐下的石台上,画对门的垂花门,只注意眼前的景物,没想到身边会有很多人在看我画画。刚开始在外画画时,有些胆怯,现在,脸皮变厚,大多数人不过是瞟一眼两眼,随后,走马灯一样地走了,不会比对这个里的寝殿、花木,甚至对寝殿门前的两个大水缸更感兴趣。

小村“慢生活”

樊秀峰

有种真实的感觉,一天一天过闲散的日子,怎么这么缓慢、无趣呀。乡下人,老嫌日头儿慢。村里演电影,却催促夕阳快落山。夏天,光阴漫长,忽然又想,啥时候才能下初雪、过大年……其实,一年四季,种种秋收,无论是谁,都没偏没向,度过一模一样的时光。

最忙的时节,农活儿一茬儿压一茬儿,小村的运行节奏,或快或慢地行进着。白居易写诗道:“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,小麦覆陇黄。”忙,偏偏与闲,情意相投,牵手对望。

中……四季缓慢而有序地轮回,风也过,雨也过,一眨眼,几年乃至十几年,就悄然离去了。小树长高、长粗了,看上去,大树、老树们仿佛若无其事,似乎变化不大;只是,年年又多绕了一圈,沧桑与风霜,早已潜满心头。难怪宋诗写道:“农事已知沟浚足,欢声不待管弦催。”

巷、风中老宅,恰恰融汇了这份游子的钟情与诗意吧。显然,一个人的成长与之类似。从蹒跚学步,到能跑会跳;从呀呀学语,到能说话会道;从懵懂无知,到满腹才学……没有踏上直通小村“慢生活”的“独白”。

小村的“缓慢时光”。“北京味儿”很浓的老舍先生,在京城生活多年。无论古城街巷、前门北海、庙会舞台以及冰糖葫芦、豆腐脑儿等,都挽住了浓浓的故乡情。难怪他曾感喟:“(北平)每一小一小的事情中有个我,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。”情融于血、爱生于心,北平与老舍的挚情之间,早已画上等号了。

黄花丹果香

任崇喜

等待立秋的雨水飘过,只为等待暑天的溽热散去,一夜之间,黄灿灿的花儿俏满枝头,赶趟似的。

团团娇俏地簇拥在枝头,与橙红的硕果交相辉映,明艳灿烂。“黄花满树,丹果鸣响”,青枝绿叶,黄花、红果,一树斑斓,别有一番诗情画意。

团团娇俏地簇拥在枝头,与橙红的硕果交相辉映,明艳灿烂。“黄花满树,丹果鸣响”,青枝绿叶,黄花、红果,一树斑斓,别有一番诗情画意。

嘉)曰:天子坟高三仞,树以松;诸侯半之,树以柏;大夫八尺,树以栗;士四尺,树以槐;庶人无坟,树以杨柳。”中国人讲究等级差别,由此可见一斑。

《梦溪笔谈》里说,汉代庭院多植栾树。难不成,是因为汉代多出士大夫吗?对这一墓树,当时的人们丝毫不计较,连鲁迅也为之慨叹:遥想汉人多少闲散。

“007”的父爱

张达明

老牌影星肖恩·康纳利的一生,充满传奇色彩,从送奶工到银幕传奇,从没有学历的蓝领工人,到获得美国电影学院的终身成就奖。2020年10月31日,康纳利在睡梦中离世后,他的独生子詹森发表声明说:“老爷子是第一位出演‘007’詹姆斯·邦德的演员,他一共出演了七部‘007’系列电影,他90年的人生,远比银幕上塑造的‘007’经典形象更为精彩,不管外界是否喜欢他,老爷子已经真实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。”

法拒绝的好电影,否则,我就将从大银幕上消失。”同时,还宣布了一个令世人出乎意料的决定:将自己所有积蓄12亿英镑,悉数捐给慈善机构。詹森说:“对于父亲的一个决定,我完全能够理解,毕竟父亲年事已高,不适宜再从从事高强度的影视工作。对于父亲的第二个决定,我无论如何想不通。因为,我是父亲的独生子,他最应该把积蓄留给我才合情合理。但是,他没有这样做,竟然要全部捐给慈善机构,这让我十分不解,也十分生气。”

这却是对你更好的爱,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良苦用心。因为你是‘康纳利’家族的一员,你只能在演艺这一行干得比我更好。”

那样做!”康纳利打电话告诉詹森:“劝你还是别枉费心机了,你如果真要那样做了,只能促使我加快捐献的步伐,更会对今后的事业产生不利影响,还是收回那套见不得人的鬼把戏吧,把心思用在拍几部叫座的影片上才是正道。”



堤口夕阳 (国画) 马忠田/作

她问我:“您一直都在天坛画画儿吗?”我告诉她“常来”。她说:“多好呀!”我问她:“你是哪里人?”她告诉我湖南湘潭边上的。又问她:“是来旅游?”她摇摇头说:“现在在北京工作,爷爷从湖南老家来北京,我是陪他玩的。”